



# 宗密教禪一致思想之形成

幻生

論「禪源諸詮集都序」

(續上期)

## 三、禪之三宗與教之三教

宗密分當時之禪為三宗，同時，也將教家之教分類為三教，加以統一整理。宗密確定教之三教，並非以教相判釋為目的，而是以確立禪之三宗的價值體系為真正的目的。當時，南宗、北宗、牛頭宗、洪州宗、荷澤宗等各派，互相攻擊誹謗，宗密的意圖，旨在整理這些禪宗各宗之教，取一基準，確立禪宗各宗之教的價值體系。因為有此需要，所以也必須建立教之三教的體系。禪源諸詮集都序說：

上來十意，理例昭然。但細對詳禪之三宗，教之三種，如經斗稱，足定淺深。先叙禪門，後以教證。禪三宗者，一息妄修心宗，二泯絕無寄宗，三直顯心性宗。教三種者，一密意依性說相教，二密意破相顯性教，三顯示真心即性教。右此三教，如次同前三宗，相對一一證之，然後總會為一味。(大正，四八，四〇二，中)

這是說明教之三教與禪之三宗配對，(1)將識破境教(屬密意依性說相教)配對息妄修心宗(北宗)，(2)密意破相顯性教配對泯絕無寄宗(牛頭宗)，(3)顯示真心即性教配對直顯心性宗(洪州宗，荷澤宗)。將識破境教，相當於大乘唯識的法相宗；破相顯性教，相當於中觀佛教的三論宗；真心即性教，相當於如來藏思想的華嚴宗。代表如來藏佛教的「圓覺經」與「華嚴經」教說，宗密認為，比之唯識與中觀，更具優越地位，這不外受了華嚴宗五教判教的影响。唯識宗的阿賴耶識，唯是妄識，並非自性清淨心，三論宗的空觀思想，說明一切皆空，缺少絕

對的理心真心，對此，如來藏佛教，建立真心理心，故其教說最勝。真心、理心通於荷澤禪的空寂之知，所以將荷澤宗置於最高位，真心即性教，無論如何必須配屬於荷澤宗。

唯識佛教與空觀佛教及如來藏佛教的不同點，及其優劣問題，比較容易理解，但空宗與性宗的差別優劣問題，可不能簡單地決定。因此，宗密必須詳細論述空宗與性宗的同異問題。他在禪源諸詮集都序所說的空宗與性宗，強調有十點不同，作為真心即性教勝過破相顯性教的論據。

下面先就禪之三宗而論：

(1) 息妄修心宗：禪源諸詮集都序說：

初息妄修心宗者，說象生雖本有佛性，而無始無明覆之不見，故輪迴生死。諸佛已斷妄想故，見性了了，出離生死，神通自在。當知凡聖功用不同，外境內心，各有分限。故須依師言教，背境觀心，息滅妄念。念盡即覺悟，無所不知。如鏡昏塵，須勤勤拂拭，塵盡明現，即無所不照。又須明解趣入禪境方便，遠離瞋鬧，住閑靜處，調身調息，跏趺宴默，舌挂上顎，心注一境。南侁、北秀、保唐、宣什等門下，皆此類也。牛頭、天台、惠稠，求那等，進趣方便，迹即大同，見解即別。(大正，四八，四〇二，中——下)

息妄修心宗，為南侁、北秀、保唐、宣什的思想。說明象生雖然本具佛性，但以無始無明的覆蓋，不能見到。此如鏡之塵垢，必須勤加拂拭，才能現出明淨的鏡面。同樣地，人類煩惱，必須時加拂拭，才能顯現光輝的佛性。所以，修行者應該遠離瞋鬧①，閑住靜處②，調身調息，跏趺宴默，舌掛上顎③，心注一境。此宗的代表者，為北宗。天台止觀，

亦類於此。

(2) 泯絕無寄宗：禪源諸詮集都序說：

二泯絕無寄宗者，說凡聖等法，皆如夢幻，都無所有，本來空寂，非今始無；即此達無之智，亦不可得。平等法界，無佛無眾生，法界亦是假名。心即不有，誰言法界？無修不修，無佛不佛，設有一法，勝過涅槃，我說亦如夢幻。無法可拘，無佛可作，凡有所作，皆是迷妄。如此了達，本來無事，心無所寄，方免顛倒，始名解脫。石頭、牛頭，下至徑山，皆示此理，使令心行與此相應，不令滯情於一法上。日久功至，塵習自亡，則於冤親苦樂，一切無礙。因此便有一類道士、儒生、閑僧，汎參禪理者，皆說此言，便爲臻極。不知此宗不但以此言爲法，荷澤、江西、天台等門下亦說此理，然非所宗。(大正，四八，四〇二，下)

泯絕無寄宗④，以否定一切說明一切皆空爲根本宗旨的宗派，石頭系與牛頭系，屬於此宗。說明凡聖等法，皆如夢幻，都無所有，本來空寂，平等法界，無佛無眾生，法界⑤亦是假名。凡有所作，都是迷妄。當時有一類道士、儒生，以及隱棲山林的僧侶等，汎參禪理者，均作此說。

(3) 直顯心性宗：禪源諸詮集都序說：

三直顯心性宗者，說一切諸法，若有若空，皆唯眞性。眞性無相無爲，體非一切，謂非凡非聖，非因果，非善非惡等。然即體之用，而能造作種種，謂能凡能聖，現色現相等。於中指示心性，復有二類：一云即今能語言動作，貪瞋慈忍，造善惡受苦樂等，即汝佛性，即此本來是佛，除此無別佛也。了此天真自然，故不可起心修道。道即是心，不可將心還修於心。惡亦是心，不可將心還斷於心。不斷不修，任運自在，方名解脫。性如虛空，不增不減，何假添補？但隨時隨處，息業養神，聖胎增長顯發，自然神妙。此即是爲眞悟眞修眞證也。二云諸法如夢，諸聖同說。故妄念本寂，塵境本空，空寂之心，靈知不昧。即此空寂之心，是汝眞性，任迷任悟，心本自知。不藉緣生，不因境起，知之一字，

象妙之門。由無始迷之故，妄執身心爲我，起貪瞋等念，若得善友開示，頓悟空寂之知。知且無念無形，誰爲我相人相？覺諸空相，心自無念。念起即覺，覺之即無。修行妙門，唯在此也。故雖備修萬行，唯以無念爲宗。但得無念知見，則愛惡自然淡泊，悲智自然增明，罪業自然斷除，功行自然增進。既了諸相非相，自然修而無修，煩惱盡時，生死即絕，生滅滅已，寂照現前，應用無窮，名之爲佛。然此兩家，皆會相歸性，故同一宗。

然上三宗中。復有遵教慢教，隨相毀相，拒外難之門戶，接外象之善巧，教弟子之儀軌，種種不同，皆是二利行門，各隨其便，亦無所失。但所宗之理，即不合有二，故須約佛和會也。(大正，四八，四〇二，下——四〇三，上)

直顯心性宗，是以眞性爲基礎而成立的。一切言語行爲，視爲眞性全體的呈現。由於對眞性的說明認識與著重不同，而分爲洪州宗與荷澤宗。

依據宗密所說，眞性是非凡非聖，非因果，非善非惡的。然其體即用，能夠造作種種，爲凡爲聖，現色現相。眞性亦即是心性。說明此一心性的，有二家的看法不同，這便是洪州宗與荷澤宗。洪州宗說明心性，便是吾人目前能夠言語動作，及貪瞋慈忍的心相，這就是佛性，佛性，也是肯定人人本來就是佛。明白此一道理，不可起心修道，一切任其天真⑥自然，任運自在，名爲解脫。依荷澤宗說，妄念本寂，塵境本空，空寂之心，靈知不昧⑦。此空寂之知⑧，即是眞性，任迷任悟，心本自知。其不假緣生，不因境起，「知之一字，象妙之門」。荷澤宗以無念爲宗，若得無念知見，則愛惡自然淡薄，悲智自然增明，罪業自然斷除，功行自然增進。

以上是宗密對禪三宗的說明。下面再看他對教三教的敘述：

(1) 密意依性說相教：禪源諸詮集都序說：

次下判佛教總爲三種者：一、密意依性說相教(佛見三界六道，悉是眞性之相。但是衆生迷性而起，無別自體，故云依性。然根鈍者，卒難開悟，故且隨他所見境相，說法漸

度，故云說相。說未彰顯，故云密意也：此一教中，自有三類：（一）人天因果教：說善惡業報，令知因果不差，懼三途苦，求人天樂。修施戒禪定等一切善行，得生人道天道，乃至色界，無色界，此名人天教。（二）斷惑滅苦教：說三界不安，皆如火宅之苦，令斷業惑之集，修道證滅。以隨機故，所說法數，一向差別，以揀邪正，以辨凡聖，以分欣厭，以明因果。說眾生五蘊，都無我主，俱是形骸之色，思慮之心。從無始來，因緣力故，念念生滅，相續無窮，如水涓涓，如燈焰焰。身心假合，似一似常，凡愚不覺，執之爲我。實此我故，即起貪（貪名利以榮我）瞋（瞋違情境，恐侵損我）癡（觸向錯解，非理計較）等三毒。三毒繫於意識，發動身口，造一切業。業成難逃（影隨形，響應聲），故受五道苦樂等身（此是別業所感），三界勝劣等處（此是共業所感），於所受身，還執爲我，造業受報。身則生老病死，死而還生。界則成住壞空，空而復成。劫劫生生，輪迴不絕，無終無始，如級（汲？）井輪。都由不了此身本不是我（此上皆是前人天教中世界因果也。前但令厭下欣上，未說三界皆可厭患，又未破我，今具說之，即苦集二諦也。下破我執，令修滅道二諦，明出世因果。故名四諦教）。不是我者，此身本因色心和合爲相，今推尋分析，色有地水火風之四類，心有受（領納好惡之事）想（取像）行（造作一切）識（一一了別）之四類（此四與色都名五蘊）。若皆是我，即成八我。況色中復有三百六十段骨，段段各別，皮毛筋肉肝心肺腎，各不相是（皮不是毛等）。諸心數等，亦各不同：見不是聞，喜不是怒。既有此衆多之物，不知定取何者爲我？若皆是我，我即百千，一身之中，多主紛亂。離此之外，復無別法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## 註釋

① 憤鬧，爲心亂不靜之意。「遺教經」有：『若求寂靜、無爲、安樂，當離憤鬧，獨處閑店。』（遺教經爲禪宗所重視，

「曹溪大師別傳」、「達摩禪師論」等，都有引用。）「起信論」有：『亦應遠離憤鬧，常處寂靜，修習少欲知足頭陀等行。』（大正，三二，五八一，下）

② 長水子瑳「起信論疏筆削記」卷十九（大正，四四，三九八，中），指定閑靜處有三種：（1）深山幽谷絕人跡處，（2）離聚落三里以上之阿蘭若處，（3）離白衣家之清淨伽藍。

③ 此爲坐禪方法之一。「天台小止觀」，在調和第四說坐禪法中，有『舌向上顎』（大正，四六，四六五，下）。智儼在『五十要問答』卷下，唯識畧觀義說：『閉目調息，以舌約上顎』。然道宣在『淨心誠觀法』卷下「坐禪要法」中，未說舌挂上顎之事。

④ 空去一切稱絕對否定。杜順「法界觀門」第一真空觀中，有「泯絕無寄觀」。杜順解釋說：『此所觀真空，不可言即色不即色，亦不可言即空不即空。一切法皆不可，不可亦不可。此語亦不受，迥絕無寄。非言所及，非解所到，是謂行境。』「無寄」一語，在僧肇「百論序」有『蕭焉無寄』。此「百論序」一文，爲澄觀「華嚴經疏」卷二十三所引用。澄觀在「法界玄鏡」卷上說：『百非斯絕故，迥絕無寄』（大正，四五，六七五，下）。「法界觀門」說明真空觀所用『泯絕無寄』，比之牛頭禪等般若三論系統之禪，見解確當。荷澤或洪州宗、天台宗等，雖然都以般若三論思想爲背景，不只限於絕對否定一點，但與泯絕無寄宗不同。

⑤ 法界，爲梵語 Dharmadhātu 之譯語，具有（1）一切萬有，（2）眞如、理法之二義。前者從事的立場解釋，後者從理的立場詮釋。一、如約事而言，法爲諸法各各之個體，其個體占有的領域名界。法界，即個體持有其自體的獨立性，同時與其他個體之全體統一的世界。「摩訶止觀」卷五說：『此十法，各各因，各各果，不相混濫，故言十法界。』（大正，四六，五二，下）湛然「止觀輔行傳弘決」說：『法界者，法即諸法，界謂界分，不相同故。』若約理言，則法界

與真如、理性、法性、實相、實際爲同義語。界爲因義，由此能生諸多聖道，名爲法界。又，界爲性義，謂諸法所依之性。窺基「唯識述記」卷九末說：「三乘法所依相故，名爲法界。」法藏「華嚴探玄記」卷十八說：「界有三義：一是因義，依生聖道故。攝論云：法界者，謂是一切淨法因故。又，中邊論云：聖法因爲義故，是故說法界。聖法依此境生，此中因義是界義。二是性義，謂是諸法所依性故。此經上文云：法界法性。」（大正，三五，四四〇，中）法藏以所依性之理性爲法界。宗密是約理的立場意義而用的。

⑥

智顛「摩訶止觀」卷一有：「法門浩妙，爲天真獨朗。」（大正，四六，一，上）湛然「止觀輔行傳弘決」卷一之一解釋說：「理非造作，故曰天真；證智圓明，故云獨朗。」（大正，四六，一四三，下）道綽「安樂集」卷上說：「理出天真，不假修成，名爲法身」（大正，四七，七，中）就不假修成這一點而言，被看做與禪宗洪州宗有同一傾向，這是應該注意的。向來的研究方法，將中國禪與中國淨土教，完全認爲不同的東西，這一點是必須更正的。禪宗「寶鏡三昧歌」說：「天真妙成，不屬迷悟。」以天真付之與佛，而稱「天真佛」。例如「宗鏡錄」卷十六說：「佛祖同指此心而成佛，亦名天真佛、法身佛、性佛、如如佛。」（大正，四八，四九九，上——中）又，「宗鏡錄」卷三十一引「寒山詩」說：「寒山子詩云：寒山居一窟，窟中無一物，淨潔空堂堂，皎皎明如日。糲食資微軀，布裘遮幻質，任汝千聖現，我有天真佛。」（大正，四八，五九四，下）天真自然，原爲道家之言，對平常心是道的馬祖禪，豈不是被看做與莊子思想有其共通的一面嗎？其後在南宋成立的道教全真教中，亦見其思想。

⑦

真心，「圓覺經大疏鈔」卷十一下說：「但言心者，此本源自心，是通相也。於中含於身心二法，清淨無相，即真身也。靈知不昧，即真心也。」（**已**續，一四，四六〇，**C**）靈知不昧，爲一心、真心之形容詞，禪源諸詮集都序，將空寂之

⑧

心稱爲靈知不昧。關於靈知之別釋，見圓覺經大疏鈔卷九。空寂之知，爲荷澤宗的根本思想。神會的「壇語」說：「本性空寂，從空寂體上起知。」（見胡適「神會和尚遺集」二三九頁）宗密在「禪門師資承襲圖」說：「知元空寂，空寂而知。」又說：「唯寂唯知。」（**已**續，一一〇，四三七，**B·C**）「知之一字象妙之門」的「知」，是超越分別的絕對知，也是本有真心（悟者與未悟者本來具有的心體）。將知看做絕對知的是神會。象妙之門，「老子道德經」有「玄之又玄，象妙之門。」此說產生宇宙森羅萬象，成爲靈妙出色的根源。知確是一切妙理的根源。澄觀「華嚴經疏」卷十五說：「即體之用，故問之以知；即用之體，故答以性淨。知之一字，象妙之門。若能虛己而會，便契佛境。」（大正，三五，六一二，下）又，澄觀「華嚴經演義鈔」卷三十四說：「水南善知識云：即體之用名知，即用之體爲寂。如即燈之時即是光，即光之時即是燈，燈爲體，光爲用，無二而二也。知之一字，象妙之門，亦是水南之言也。」（大正，三六，二六二，上）澄觀將「知之一字象妙之門」看做水南（神會）之言。就「老子道德經」的象妙之意，與華嚴學的象妙之意不同。澄觀在「演義鈔」卷一中辨說：「然象妙兩字，亦老子意。彼「道經」云：「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。無名天地之始，有名萬物之母。常無欲以觀其妙，常有欲以觀其徼。」此兩者，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。玄之又玄，象妙之門。」澄觀更說：「今借其言，而不取其義。意以一眞法界爲玄妙體，即體之相爲象妙矣！」（大正，三六，二，中）澄觀一面舉「道德經」之言，一面批評他說：老子以虛無自然爲玄妙，佛教以一眞法界爲玄妙之體，所以，象妙之言雖同，而意義各別。因爲，神會說佛教之自然與道家之自然有別（見神會語錄），所以就道家與佛教之區別，澄觀大概受了神會的影響。宗密「禪源諸詮集都序」卷下，以智爲「證悟之智」，將知看做「本有真心」。本有真心，其性本來清淨，此知的確是根源於靈性。